

中 • 国 • 现 • 代 • 名 • 家 • 现 • 代 • 传 • 记 • 丛 • 书



萧军

评传

○王科 徐塞 张英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萧军评传



王科 徐塞 张英伟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萧军评传/王科, 徐塞, 张英伟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8. 1
(中国现当代名家传记丛书)

ISBN 978 - 7 - 5087 - 2067 - 8

I. 萧… II. ①王…②徐…③张… III. 萧军 (1907 ~ 1988) —评传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8056 号

书 名: 萧军评传
著 者: 王 科 徐 塞 张英伟
责 任 编 辑: 孙晓青

出 版 发 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 联 方 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 66051698 电传: (010) 66051713
邮购部: (010) 66060275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装 订: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160mm × 230mm 1/16
印 张: 16. 2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 00 元

作者简介

王科，男，辽宁北镇人，1945年生，满族，先后就读于锦州师院和武汉大学。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渤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学科带头人、硕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历史丰碑的现时回望》、《世纪末的回眸》、《新时期散文的多维聚焦》、《当代军旅小说论》、《对缪斯的深情倾诉》等16部，在《文学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0篇。

徐塞，男，浙江镇海人，1928年生，复旦大学毕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渤海大学图书馆馆长，中文系教授。主要著作有《驰过天际的星群》、《东北现代文学史》（合著）等，在《文学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张英伟，女，辽宁沈阳人，1960年生。东北师大本科、辽宁大学研究生毕业，北方工大文法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女性文学、港台文学教学与研究，在《文艺争鸣》、《小说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学论文数十篇。

目 录

第一章	他从荒僻的辽西山野走来 (1907~1924)	1
第二章	军旅豪情的升腾与失落 (1925~1931)	23
第三章	战斗在夜幕下的哈尔滨 (1931~1934)	36
第四章	前行于伟大旗手的麾下 (1934~1937)	58
第五章	抗日文学的第一声惊雷 ——走进《八月的乡村》	87
第六章	血泪交织的故乡图画 ——沪版小说散文散论	101
第七章	搏击在抗战初期的漩流中 (1937~1940)	115
第八章	陕北的岁月和松江的风雨 (1940~1948)	143
第九章	煤都的雾霭与京城的烟云 (1948~1978)	171

第十章	小说创作的艺术巅峰	
	——重读《第三代》	192
第十一章	“出土文物”的历史沉思	
	(1979~1988)	209
第十二章	历史和文学的辉煌结论	241

目 录

第一章	从黄土高原到西北的荒原	
1	(1907-1934)	
第二章	从黄土高原到西北的荒原	
25	(1932-1934)	
第三章	从黄土高原到西北的荒原	
30	(1931-1934)	
第四章	从黄土高原到西北的荒原	
38	(1934-1937)	
第五章	从黄土高原到西北的荒原	
87	(1937-1940)	
第六章	从黄土高原到西北的荒原	
101	(1940-1948)	
第七章	从黄土高原到西北的荒原	
112	(1948-1957)	
第八章	从黄土高原到西北的荒原	
141	(1957-1978)	
第九章	从黄土高原到西北的荒原	
171	(1978-1988)	

第一章 他从荒僻的辽西山野 走来 (1907—1924)

一、大山里蹦出的“石头疙瘩”

1907年7月3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农历五月二十三)凌晨,辽西大地还沉浸在迷离的夜色之中。怒涛般的乌云掠过松岭山脉的群峰,发出了震人心魄的风吼雷鸣。万山丛中的一个村庄——锦州西北的下碾盘沟,就像雾海中的孤舟,在暴风雨中不安地瑟缩着,悸动着。

“喔——”雄鸡还是叫了,东方终于露出了玫瑰色的晨曦。伴随着这凄清的风雨黎明,下碾盘沟村的南街传出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一个新的生命来到了人间。大清国增添了一个末代子民,中国文学史出现了一位奇人。他,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坛上的著名作家萧军。

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时代。数千年封建社会的末代王朝,正为维系它的统治而苟延残喘。中华大地笼罩着黎明前的黑暗。然而,这也是中华民族觉醒的时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东方睡狮,仰天长啸,中国社会正酝酿着一场开天辟地的烈火狂飙!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在南方各省如火如荼地展开,风雨飘



1979年秋,
萧军回到了他长
别数十年的故乡
锦州下碾盘沟



摇的清王朝已面临着灭顶之灾。但是，在清王朝的后院——东北，此时仍封闭得像个大罐头。地主阶级变本加厉地压榨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处在这个特殊氛围中的山乡，盗匪遍地，民不聊生。与南国的革命风云毫不相干，这儿仿佛是原始洪荒的世外桃源。日月匆匆，逝者如斯，苦难的生活如同那“轧轧”的石碾，在亘古如斯的辽西走廊慢腾腾地蠕动着。

这是一片贫瘠荒漠的山野。起伏连绵的松岭山脉，就像大海的滚滚波涛，荡涤着山海关外这片苦难的土地，只吝啬地给人们抛下了一条条狭窄的沟岔。历代的兵灾战火，早使这曾是郁郁葱葱的山岭变成了和尚头。不用说青松翠柏，就是杨柳榆槐也成了宝贝。只有绛紫的荆条和淡绿的小草在广袤的天宇下唱着孤独凄凉的歌。每到秋冬，万丈沙尘顺着凌河套从西北的蒙古高原席卷而来，带给人们的是读不尽的“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的肃杀与苍凉！登高远望，看山野苍茫，谁还会想到这就是当年神秘的孤竹国、丰饶的古营州，是闺中少女梦牵魂绕的美丽辽西呢！

这是一个荒凉破败的村庄。如同辽西千百个山村一样，它也深藏在大山的褶皱里。早年这儿是开凿碾盘的石场，故名碾盘沟。因为八里之遥的上沟叫上碾盘沟，它也就屈称下碾盘沟了。如今，当年的碾盘石场早已经荡然无存。从清代到解放前，下碾盘沟一直归属义州管辖，属义县沈家台镇，解放后才划归锦县，现为凌海市沈家台镇下碾村。下碾村依山面河，东西各有一座不高的山峦，错错落落的房舍就分布在两山之间平川上。从高处往下看，它就像一只卧在地面上的灰色大蝙蝠，张着两翼，面向青天，蓄势待飞。村前是小凌河的一条支流，辽西人统称为“河套”。河床宽约里许，河内卵石累累，沙砾成堆，平日流水潺潺，雨季洪峰滔天。河的对岸是一座宛若金字塔一般奇伟的大山，又像一尊端坐着的大肚弥勒佛，笑咪咪地审视着下碾盘沟的世事沧桑。村人们说，这山是吉祥如意的象征。然而，它却没给村庄带来半点幸福，带来的只是饥饿、逃荒、枪声和火光。

萧军就是这碾盘沟里蹦出来的“石头疙瘩”。^①他就出生在这个既没有美丽的自然景观,也没有丰厚的文化土层,甚至几乎是神秘、蛮野的辽西一隅。大概是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吧,恶劣的自然生态,复杂的民族关系,特别是残酷的阶级压迫,使得这里的山民坚韧刚烈,百折不挠,民风剽悍。贫困和反抗把很多人赶进了荒山、草莽,干起了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绿林勾当,当地称其为“胡子”、“马鞑子”。这些啸聚山林的盗匪,有的是官逼民反,不得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有的则是与官府勾结,搜刮民财,曲线当官。他们的发迹当然大大影响了村民们的价值观。“小子要横,丫头要浪。”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子弟到外边去闯一闯,或者当兵,或者学手艺,或者干脆上山当盗匪。在他们看来,兵匪本是一家。当时统治东北的大小军阀有几个不是绿林出身?大帅张作霖不就是最好的榜样吗?副帅张作相^②的家杂木林子离下碾盘沟只有二十里呀。这几乎成了20世纪初叶辽西的时尚。随着很多人逸出了正常的生活轨道,畸变的心态像瘟疫一样传染着这里的山民。粗犷的辽西水土、猎猎的大漠劲风,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强悍的辽西人,这当然也会影响到萧军,影响到这位未来命运坎坷的作家的性格、气质和人生哲学。

二、难以令人“欢喜”的家族

来到这穷困的辽西山乡,萧军只哭了几声。他爱笑,他童稚的笑靥给这个兴旺的家族带来了憧憬希望和皆大欢喜。于是,他的乳名叫“欢喜”,家乡的土音叫“欢气”。

“欢喜”不姓萧,他是下碾盘沟刘氏家族的子孙,大号后来叫刘鸿霖,家里人称他为小林。刘家在村里是大户,据说祖籍山东,迁到辽西有十四五代了。萧军,成了这个穷乡僻壤的拓荒者的后代。

① 萧军在与笔者谈话中多次自嘲的戏称。

② 张作相,东北军阀,辽宁锦县(今锦州市凌海)人。



萧军的祖父刘荣,是一个沉静、自尊的高大农民,以弹棉花、种菜园、贩煤为业,在村中是个很有威信的人物。“祖母和祖父恰恰是一切相反的;她身材短小,热心肠,明快、勇敢,喜欢讲话,容易发善心,爱流泪”,“是位稀有的勇敢、泼辣、明理、乐观、善于言词的人”。^①祖父和祖母一共生了九个孩子,五个女儿和四个儿子,他们以自己的辛劳奋力支撑着这个穷困的多子女之家。

萧军的父亲刘清廉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是长子。原来他也是种地的,后来学得一身过硬的木工手艺,成了远近闻名的细木匠人。他对土地毫无感情,而热衷于开作坊

和办商号。他生产的箱、柜、梳妆台等在当地十分畅销。刘清廉性格开朗,为人热诚,慷慨,讲义气,富有正义感和爱国思想,只是性格十分暴烈,动辄就发雷霆之怒,逞匹夫之勇,顽强地表现自己根深蒂固的“夫权思想”和“父道尊严”。他曾有过原配妻子,

但不幸病故,扔下一个比萧军大六岁的女儿。

萧军的母亲姓顾,是义县城东董家屯一个没落官宦人家的女儿,祖上顾庆老爷当过清朝的中级武官。萧军的外祖父也当过小文官,一生清廉正派,他临终留下遗嘱,让女儿下嫁一个平民人家。这就促成了萧军母亲的不幸婚姻:一个美丽的少女嫁给一个比她大很多岁的暴戾的再婚男人!

萧军的三个叔叔相貌绝不相同,性格也几乎绝不相同。二叔是个美男子,温柔、安静,人称“二姑娘”。他有个好朋友杨正,也是漂亮男子。两人一起经过商、当过兵,那风度、气质,简直使全村的姑娘为之倾倒!少时的萧军,对他们艳



1917年,小学生萧军与爷爷、爸爸的合影

^① 萧军:《我的童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羞极了。没想到这个温和的二叔,十九岁就与杨正一起上山当了胡子。他们纠集十三条好汉杀富济贫,使官兵闻风丧胆,被称为“十三太保”。后来在官兵的围剿中,十三太保牺牲了十一个。萧军的二叔侥幸逃到锦州治伤,伤好后去公主岭当了骑兵。三叔是高大、刚强、快乐的硬汉,萧军从没见过他那双“狼型眼睛”里流过泪,他也是木匠,后来当了骑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和萧军的父亲、二叔也在家乡闹起了“义勇军”,失败后坚贞不屈,在义县城被判十年徒刑。四叔刘清香,性格忠厚老实,任劳任怨,在村中扮秧歌时总被指派扮作“傻柱子”,所以“傻柱子”就成了他的代称。他唯一的爱好是说鼓词、唱秧歌。他有句口头禅:“人总得公正啊!”萧军对四叔十分尊敬,称他是“我家族中唯一最纯洁的、无私的,一位具有伟大灵魂的人!”^①萧军的三个姑姑很早就出嫁了,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四姑、五姑。四姑、五姑天性聪颖,能干自尊,勇敢不屈。她们的性格、人品和精神给了萧军很深的影响。可惜,她们都无法摆脱旧中国妇女悲惨的命运,做了旧式婚姻的牺牲品。

萧军从小就失去了母爱。母亲生下他七个月就死了!这个十九岁的美丽少妇,因为抗议丈夫的无端鞭挞,吞食鸦片,自杀身亡了。她不愿心爱的孩子独自在黑暗的人间受罪,也往萧军的嘴里塞了许多鸦片。是他命“硬”呢,还是排斥异物的本能呢?五姑将他抱走后,他竟安然无恙。母亲死了,长眠在村东北山坡上的泥土中,连张照片都没有留下。小时候的萧军常常呆坐在妈妈的坟前,觉得自己在这人间的悲哀与孤独。他幻想过妈妈从坟墓里笑着出来,领着他回家去,自己也和其他孩子一样,欢快地叫着妈妈。然而这毕竟是梦想,眼前只有摇曳的荆条和寂寞的山花。

那时候的萧军不是漂亮娃。他近乎三角形的眼睛发出强悍的,甚至有些凶恶的光,鼻子顺直,颧骨突出,面部呈长方形。冷眼看去就可以知道,这是个有棱角的“石头”,有

① 萧军:《我的童年》,同上,第66页。



个性的孩子。

失去母亲的萧军是在缺少爱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对父亲是生疏、冷漠的,因为他是打死母亲的“仇人”啊!这个“生有一双单眼皮近乎三角形棕色的小眼睛,一条直鼻子”的威严父亲,被萧军看做是凶神恶煞。萧军与他深深地隔膜着,父子间的内战连绵不断。父亲打他,残酷无情地打他。一次,父亲顺手操起一根绞车用的绞棍,朝他臂上猛打,只一下,就把他的左臂打脱臼了,他大叫一声,昏了过去。父亲骂他,冷嘲热讽地骂他:“你若能有出息,哼,凡是人都有出息了。将来出息好了是个‘拔烟袋’或者偷油瓶的,再不就是预备一棍尖尖的棍子,挨门挨户去捅狗牙吧……”

冷酷的对待和无情的打骂使小萧军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作为一种逆反,他自小就萌生了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铸造了坚毅果决的刚强性格。“一颗小小的复仇的灵魂,它开始由柔软到坚硬,由晦暗到晶明,在我的血液中被滋养,被壮大起来!”

洒向人间都是怨。耳闻目睹,都令这个不谙世事的儿童心寒……

六十多岁的祖父母,“永远像一对少年夫妇那样彼此不相让:争着、吵着、相骂着,以至于殴打起来。”^①

萧军的父亲和祖母为了钱经常争吵不休,母子之间互相用刻毒的语言相攻讦。对此,萧军曾回忆说:“我不知道看见过多少次这样的场面了,每一次使我的周身神经全绷紧得断了弦!我恐惧着,我羞耻着,我伤心那些毫无恩情而可耻的语言,竟像刀剑一般在祖母和父亲之间闪电似的彼此刺击着,我看不到这人间还有爱”^②。

萧军的二叔因赌博输钱无力偿还,兄弟姐妹们无人解囊相助,上山落草当了盗匪。

萧军的父亲和三叔打起架来竟是用刀用枪,直到近乎

① 萧军:《我的童年》,同上,第9页。

② 萧军:《我的童年》,同上,第45页。

中年,他们每人脸上的伤疤还是鲜明地存在着。三叔还像猛兽一样毒打过他。

父亲和邻人张洪的厮杀令人胆战心惊。

温柔的五姑在一次斗殴中把继母的母亲邵家老太婆一刀捅了个血窟窿……

不独家庭的冷酷,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更是叫小萧军怵目惊心——

父亲破产以后,萧军大受冷落。一些叔叔伯伯对萧军的热情招呼露出嫌恶的表情。借粮的口袋,带回的只是失望和嘲讽。这使萧军感到大惑不解:人,怎么能这样呢?他的内心充满了屈辱、悲凉和愤怒!纯洁的幼小的心灵淌血了。还是奶奶说得对:狗眼看人低,人情薄如纸呀!此后的流浪生涯,更使他饱尝白眼。当他遭到别人欺负的时候,当他看到爷爷模仿蒙古人生硬的汉语叫卖“浩舅”(好酒)骗人的时候,他感受了人性的险恶和世事的诡诈!

人世间、家庭里,果真就没有一点温情了吗?不,小萧军从小也承受了长辈温馨的爱。这种爱曾温暖了他那颗孤寂的心,形成了他那种特殊的心态,使他这个霹雳闪电般的奇男子在以后漫漫的人生长途中,对弱者,对被压迫阶层充满了悲悯与关爱。

祖母,是第一个给萧军勇气、雄心,以及战斗力量的人。这个唠叨不停的老太太,是幼年萧军的保护神。她泼辣、明理、乐观、善于言词,“心慈面软”,“刀子嘴,豆腐心”。萧军除了在生活上承受着祖母的关怀与爱抚外,性格上也秉承了祖母的影响。

五姑,是救过小萧军命的人。当变态的母亲往他嘴里塞鸦片的时候,是五姑把他从死神手中夺过来的。五姑对他至亲至爱,抱着没有母亲的他吃百家奶,有时还要到外村去“赶奶”。这位“自尊、文雅、富于感情,但性情却是执著而倔强的”农村女性,曾像母亲一样教诲着他。

郝妈妈,一位失去了自己孩子的乳娘,向小萧军倾注了慈母一般的抚爱。这种无私的爱一度温化了他心中的寒冰。



在萧军童心蒙昧的时代,这些爱是多么宝贵的真情啊。然而,同冷漠的世界相比,它毕竟太微弱了。

无疑,这些都给幼小的萧军以强烈的刺激,使他这颗伤痕累累的心灵过早地、超常地成熟起来。他此后回望童年生活时说:“从此,朦胧中似乎渐渐荫芽了一种决心,就是:不再向任何人寻找温爱了。要从这无爱的人间站立起来,用一种冷淡的、残忍的自尊和顽强,搏斗着、忍受着,在生满着棘刺和蒺藜的生活旷野里——孤独地穿行下去吧!让那搏斗的血迹作为后来者的路标吧!”“我就是在这样浓烈的气氛影响、鼓励、教导的迷雾里长大起来的!”^①

三、逃学鬼的乡土文学启蒙



对于年幼的萧军来说,爸爸永远是肃杀的秋天和严酷的冬天。特别是他得知母亲被害死的真相后,对父亲的仇恨就急剧膨胀起来了。

“给妈妈报仇!”萧军经常这样回答别人的问话。爸爸听到了,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他长叹着说:“嗟,这不

1979年,是我的儿子,这是我将来的敌人、冤家啊!”

萧军与姐姐和本家姑姑迎春的合影,他们都老了

然而,尽管萧军仇恨父亲,可父亲还是希望儿子能够成为有用之才。六岁那年,他就决定让萧军上学读书了:“圈起他来罢!不管他将来是成葫芦还是瘪葫芦,有出息没有,不要瞎了他的眼睛。”他被送进本村同族人办的私塾,开始背诵《三字经》了。那索然无味的教材,那单调呆板的生活,使萧军如处在阴暗潮湿的枯井之中。如果不是美丽的迎春姑

^① 萧军:《我的童年》,同上,第83页。

姑帮助他,他真不知怎么能坐住这冷板凳!

第二年清明刚过,父亲又把他送到沈家台镇的洋学堂。虽说是洋学堂,也要拜孔子的牌位。不过,有图画,有体操,教学内容比私塾充实多了。然而没多久,萧军“就觉得自己所处的那教室狭隘得如一只鸟笼子”,他思念那山、那水、那野惯了的自由生活!家门前金字塔形的大山在呼唤着他,清清的凌河水在呼唤着他,一起厮混的伙伴在呼唤着他,于是,他逃学了,成了逃学鬼。鲜血和疼痛的沉重代价换来了放猪的自由,他又回归于大自然了。而后来,当他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感到腻烦时,当他开始对书本萌发感情时,家境的衰败,生活的贫困却不能让他重返学校。他只能踏遍荒山秃岭,放猪拾柴,过上了辽西“野孩子”、“半拉子”的生活。困厄之中,他对着家乡南面那辽远的群山想入非非了:

当胡子,我认为是好汉子干的,他们用自己的脑袋做本钱,所谓两手换的买卖,堂堂正正地去抢夺,大大方方来吃喝,痛痛快快地打死自己所不喜欢的人,这是多么豪侠的生活啊!①

辽西的山野生活,强化了小萧军思想性格的特质:粗犷、豪放,豁达、刚烈,仇恨暴虐者,爱打抱不平!同时,也驱使他按着自己的思维定势去考量人生命运:“我必须要有出息呀!有了力量,将不再屈服于任何人,有了翅膀,飞向我所要飞的地方!”②一颗幼稚的、躁动不安的灵魂徜徉在辽西的高峡大谷之间。这可能是他后来为什么那么执著地爱上了“武学”,过上一段金戈铁马的军旅生活以及献身文学以后仍钟情于“武学”的渊源吧!

萧军八岁那年,家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父亲的商号破

① 萧军:《我的童年》,同上,第78页。

② 萧军:《我的童年》,同上,第78页。



产了！这使他家从“准小康”一下子坠入困顿。可能是由于经济利益和商品意识的诱惑吧，父亲在沈家台镇开了木匠铺和商号，并且像城里商人那样发行债券，但因为不能兑现，竟然在一夜之间破产了。祖父和父亲逃走了。萧军曾生动地书写过这情景。如同鲁迅先生对当铺、药铺的故乡记忆一样，萧军对家庭破产这一幕惨景的印象也实在是太深刻了，这给他观照世界的眼睛又蒙上了一层阴影。或者说，社会生活的悲惨现状，使他的忧患意识开始早熟、膨胀。

家庭破产之后，他曾随着祖父、父亲过了一段逃亡生活，辗转在热河山地、内蒙草原一带，后来又折回了故乡。然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债主们几乎每天都到家中来，有什么就拿什么。无奈，二叔、三叔远走吉林当了兵；不久，萧军的父亲也去那里吃了军粮。家中的困窘、凄苦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边缘。萧军曾写道：

在一个雾气濛濛的早晨，我和祖母站在大门边，看着祖父那高大的背影，抱了一根棍子，背上搭了一个褡裢，里面装了几个煮熟的鸡蛋，头也没回，一拖一拖地走了……^①

祖父远行的背影，深深地烙印在萧军幼小的心灵上：人生之路，你将会把我引向何方？

出身和环境对人的熏陶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萧军出身的这个贫困山乡和农民家庭，带给他的是什么呢？显然没有文学的基因。他几乎处于文化的荒野之中。对此，他说：“无论我的家庭环境，家族传统，亲朋的影响，个人的愿望和憧憬……与所谓‘文学’、‘作家’……这一概念是绝不相干的。在我十八岁以前就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文学’，什么叫‘作家’，……当然更谈不到立志从事‘文学’或立志当个‘作家’这种明确、哪怕是朦胧的想法……”^①

^① 萧军：《我的童年》，同上，第86页。

在碾盘沟里度过童年生活的萧军，饱尝了人世间的苦难与生活的不幸。苦水渗进他的血液，滋补了他那本来就桀骜不驯的性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他走向武学的原动力。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萧军在辽西的连绵山岭中，在碾盘沟的十度春秋里，也受到了某些文学熏陶，这是他以后爆发文学创作冲动，走向文学宫殿的渊源，也影响到他文学创作的基调与风格。

祖母是萧军走向文学的第一个老师。热情奔放、性格开朗、多才多艺的祖母，不但在性格气质上影响了萧军，而且成为他名副其实的文学启蒙老师。祖母是讲故事的高手，嗓子好，感情浓，记忆力惊人。她常在闲暇时给孩子们说书讲古。繁星满天的夏夜，在凉森森的碾盘石上，萧军依偎在祖母的怀里，对着深邃的夜空，出神地听祖母讲《杨家将》、《呼家将》或《薛家将》。那悲壮的故事把萧军带到了神秘的往古，带到了遥远的边塞，带到了杀声震天的战场，带到了忠与奸、善与恶搏斗的漩涡，他的感情随之大起大落，心弦为之猛烈震颤。这些传统的小说当然也赋予萧军许多瑰丽的文学想象。在《杨家将》中，萧军最喜爱那位嫉恶如仇、不畏强暴，在擂台上打死潘仁美作恶多端的儿子潘豹的杨七郎了。当讲到杨七郎被潘仁美乱箭穿身时，小萧军不知流下了多少同情的热泪。对《呼家将》中的呼延庆，《薛家将》中的薛刚，对那些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奸佞让寸分的英雄豪杰、绿林好汉、响马侠客，他都寄予了无限的尊敬与同情。祖母那讲不完的故事，拓宽了萧军的艺术视野，丰富了萧军的想象力，使萧军从小就爱上了民间文学艺术，脑子里产生了许多瑰丽的幻想。

童年的烙印总是深刻的。直到萧军耄耋之年时，他还清楚地记得老祖母那绘声绘色的演讲：“呼延庆那黑小子！”随着她声口毕肖的讲述，萧军一下子振奋了。

此后，萧军在《八月的乡村》、《五月的矿山》、《过去的年

① 《萧军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第289-290页。